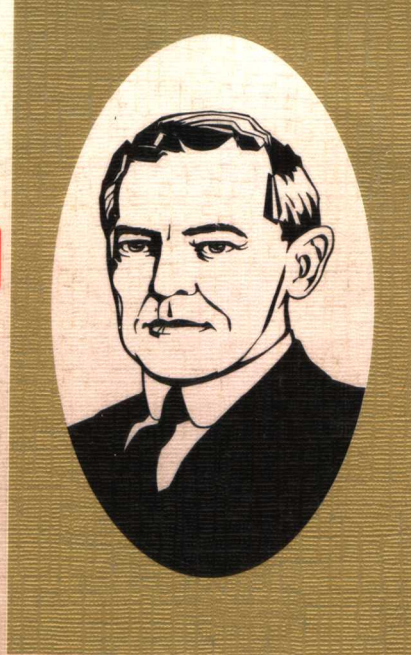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谈亲情

邓九平 主编

名人
书系



名人
书系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亲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它像一缕阳光，温暖着人们的心灵；它像一股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亲情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在亲情中，我们学会了爱，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担当。亲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 中 ·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谈亲情

鲁迅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鲁迅著



谈亲情

邓九平 主编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中 ·

名人
書系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顾问：

钟敬文	张岱年	季羨林	卞之琳	任继愈
林 庚	侯仁之	冯亦代	严文井	贾植芳
吴祖光	黄苗子	郁 风	陈 原	丁 聪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编委会：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范 用	邵燕祥
乐黛云	汤一介	严 秀	牧 惠	舒 展
母国政	李国文	蔡仲德	高 莽	柳 萌
王得后	谢 冕	钱理群	王富仁	刘梦溪
舒 乙	李景峰	张抗抗	斯 妤	邓九平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 编：邓九平

策 划 人：张家勋

目 录

1	风 箏	鲁 迅
3	若子的病	周作人
6	我的五嫂	郭沫若
11	寄宽恕两儿	梁漱溟
14	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
23	做了父亲	叶圣陶
26	“双双的脚步”	叶圣陶
30	三弟手足	孙伏园
33	我的祖母	梅兰芳
36	沅君幼年轶事	冯友兰
39	悼胞兄曼陀	郁达夫
41	一个人在途上	郁达夫
47	祖父及其弟妹	茅 盾
50	屠敬山先生	刘海粟
60	家乡与家世(节选)	萧公权
67	家	方令孺

70	择偶记	朱自清
72	儿 女	朱自清
78	五爹爹	丰子恺
80	儿 女	丰子恺
84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丰子恺
88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92	有了小孩以后	老 舍
96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俞平伯
104	儿 女	王了一
108	我的三个弟弟	冰 心
116	女孩的教训	许 杰
119	代 沟	梁实秋
123	逝者如斯	钟敬文
126	远方来信	丁 玲
134	怀念二叔	巴 金
139	祖 母	李霁野
143	哀蒙铁	楼适夷
147	回 声	李广田
152	念祖母	任白戈
155	生命的光辉——母亲节,想妈妈	谢冰莹
156	做了母亲	谢冰莹
160	望断天涯儿不归	谢冰莹
166	我的童年:乳娘	萧 军

170	忆探亲	陈白尘
180	父亲的故事	陈虹
193	母亲	储安平
197	祖父	曹白
204	哀悼我敬爱的祖母	罗大冈
209	酒冲鸡蛋——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罗大冈
219	病	师陀
222	白舅舅	何家槐
233	我的嫂子	李辉英
237	我的舅舅	吕伦
240	记杨必	杨绛
250	回忆我的姑母	杨绛
266	大奶奶	季羡林
268	殇儿记	叶紫
271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白朗
274	二哥	金克木
277	怀念敬爱的父亲(二则)	周一良
285	心上的暗影	唐弢
292	外祖母家	孙犁
294	祖父的故事	冯亦代
299	想起祖母	冯亦代
301	芬先生——纪念大哥祖芬	黄苗子
305	姐弟感情上的疤痕	子冈

312	家人团聚	梅 志
318	我相信……	严文井
326	造屋记	秦兆阳
332	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节选)	郁 风
354	故乡亲人今何在?	碧 野
357	她才二十八岁	金性尧
363	训子篇	吴祖光
371	女儿篇(节选)	吴祖光
376	她这一辈子	韦君宜
385	外祖父的白胡须	琦 君
389	一对金手镯	琦 君
396	音容宛在——纪念我的母亲	魏荒弩
401	十二生肖·钱吉生·四兄	周汝昌
404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悼亡兄祐昌	周汝昌
408	送别妈妈冰心	陈 恕 吴 青
416	我的祖父祖母	汪曾祺
423	一张照片	冀 沅
427	弟 弟	张爱玲
429	姐 姐	范 用
433	梦绕于永久的悔	洁 泯
439	半个参谋 半个后勤	艾 煊
442	我的祖母	何 为
447	祖 父	徐开垒

450	难忘的眼泪	徐开垒
455	祖母的呼唤	牛 汉
457	祖母的忧伤	牛 汉
462	探监——童年生活片断(节选)	峻 青
467	离合悲欢的三天	田 野
474	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	黄永玉
494	难忘亲情——儿时梦片	袁 鹰
510	我的女儿	刘乃元
515	存之天下——敬献《赵丹画册》	黄宗英
520	闲说亦代	黄宗英
522	我亲二哥黄宗淮	黄宗英
529	我怎样当家长	韶 华
533	惆怅旧欢	陈香梅
539	冷与暖	高 莽
541	活的纪念碑	公 刘
578	祭母亲	于是之
585	我的婆婆	新风霞
591	探 亲	新风霞
600	哭小弟	宗 璞
605	读 鞋	张拓芜
610	妻与子	姜德明
615	小女儿的童话	潘旭澜
618	我成了“啊呀呀”	邵燕祥

621	家	柳 萌
624	家书抵万金	柳 萌
632	曾是富家子弟	林 希
638	我的家庭	刘绍棠
641	儿女情长	戴厚英
645	女儿替我养父母	戴厚英
649	亲 情	母国政
652	绵长的思念	亚 蓝
657	悟已往之不谏	郭启宏
661	家有升学女	蒋子龙
666	挣不脱的链环	刘心武
672	家庭记事	韩静霆
680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	赵 国
683	这一片女儿的情绪	梅 洁
690	写给男男	李佩芝
695	吾家有女初长成	程乃珊
698	哀 歌	林贤治
703	长情默默	叶 子
709	我的不安 我的宽慰	陆星儿
712	在儿子出生的日子里	陆星儿
715	陌生的儿子	叶 梦
718	我家的“公关先生”	叶 梦
720	伯父和牛	素 素

723	儿子是什么	刘庆邦
729	我儿子——家	舒 婷
732	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舒 婷
740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
743	游子吟	和 谷
746	读书示小妹生日书	贾平凹
750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
755	家 累	王英琦
760	家	斯 妤
762	祖 父	斯 妤
766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斯 妤
772	手 足	蒋子丹
776	立誓做一个严父	刘 恒
779	幸福的牵扯	赵 玫
784	怎么爱你也不够	池 莉
788	那一张床空了	南 帆
794	我是你生命的延长	丹 姝
800	三姐夫沈二哥	张允和
806	昨夜,慈母又入梦	张 过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白 朗

孩子的出世,给我带来了无限的烦愁。

勃的突兀归来,也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忧郁。

忧郁挂上了眼角,烦愁涌集在心头,我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丝笑容了,即使勉强地笑一下,而那皱锁着的眉头,依然不能舒畅地展开,那笑,使我的面颊胀痛,那笑,使我的心颗塞闷,那苦的笑,那忧郁的笑呵!

“你怎么对我这样冷淡呢?”勃从归来之后,便常常这样似怨似怒的叮问着我。

还给他的仍是一个冷淡的微笑。

的确,我对勃实在太冷淡了,这意外地从未有过的冷淡,是够使他伤心的。我说什么呢?我能为我的冷漠的态度剖辩吗?

为了我,为了拯救我冲出家庭的樊笼,重新走上那憧憬已久的,光明的,自由的革命阵地,他冒着冬寒,带着一张风尘仆仆的脸儿,高高兴兴地从辽远的西战场上归来了,而我呢?对这梦一样的相逢,对这善意的援引,竟没有表示一点惊喜与感激:忧郁的火把所有的热情全焚毁了!

我的嘴在不断地询问他途中的见闻和工作的成绩,然而,他那不厌烦琐的答语,连一句都不能灌进我被忧郁蒙蔽了耳膜。我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我的眼睛痴呆地注视着渺茫的远处,什么都不曾看见哪……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纠缠着了!

◆ 白 朗 ·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那仿佛是一团无头的乱丝,我的脑正如一堆晒干了的蒺藜,二者搅缠在一起,不经过相当的努力与择理,怕永久也不易分解的。

夜残了,黑暗已成过去——黎明的霞辉在向我诱引着……

孩子醒来了,那围绕在密长睫毛中的黑大眸子,天真地在凝视着我,凝视着,凝视着。他菱形的小嘴绽开了,嫩红的饱满的腮边,陷下两个深深的笑涡。我吻着,吻着那滚圆而微温的小嘴。于是,那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越发加紧地和我的脑子搅缠起来。

仿佛我立刻就要和我的孩子告别了,惜别与留恋侵蚀着我的心,我的心在酸,在痛,两颗圆大的眼泪,热烘烘地滚出了眼角,滴落在孩子的前额上。

可爱的还没有智慧的孩子,仍在凝视着我,在向我憨笑,这凝视使我的心酸楚,使我想到了孩子未来的悲痛。我缓缓地离开了床,而他的眼睛也缓缓地向我追逐,我走得更远些,远到他目力所不及的地方,突然,他哭了。当我再回到床前时,两道泪的流已经流进了他的耳孔,我吻了吻他那因痛哭而红涨的小脸,哭声戛然而止了,他委屈得撇着小嘴无声地抽咽着,那抽咽道出了失掉了妈妈的孩子的悲哀!

孩子已经认识妈妈了,妈妈又是怎样爱着她的孩子,然而,也许,不久的将来,妈妈心一狠,这孩子就变成无母的孤儿了!

“把应带的东西整理好,我们尽可能的早一点动身……”勃几次这样催促着我。

“孩子呢?”

“孩子!孩子丢给老太太啦!”

“经济来源呢?将用什么喂养这个孩子?”

“再说!”

问题如果是这样容易解答的呢,那末,一切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把孩子丢给老太太嘛！”有的朋友也这样劝我，不曾做过母亲的人，决不能了解做母亲的心理。

也曾经几次下过决心：“去掉孩子，走！死或活，凭他去吧！”然而，一看见孩子滚圆的小脸儿，那没有智慧的憨笑，那觅乳时的迫切，以及想到孩子未来的不幸的命运，我的心立刻又软了下来。

这可爱而又可怜的孩子呵，我又怎忍把他丢下？

横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光明的坦途与黑暗的僻巷。

初春的暖阳指射着那条光明的路，在这伟大的时代里，那路是宽的，希望是大的，我是多么渴盼着和它把握呵！

人是趋向光明的，有谁甘愿留在黑暗的僻巷里怀抱着无限的惭愧苟延生命呢？

我爱着我的孩子，同时，我更爱那伟大的工作，那工作是在怎样诱惑着我？然而，为了孩子，我只好暂时地牺牲那工作，倘如要去工作呢？也只有牺牲我可爱的孩子了！

工作，孩子；孩子，工作，这两样整日整夜地在我的脑里交战中，激起了不常有的矛盾。

勃在牵引着我走上那条光明的路。

孩子拖着我留在黑暗的僻巷里。

工作，孩子；孩子，工作，直到现在还不能自决。

孩子的出世，给我带来了无限的烦愁！

勃的突兀归来，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忧郁！

• 白 朗 •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二 哥

金克木

二哥也是个苦命人，一辈子一事无成。

他生下来就是倔强性子，长不到几岁上母亲就死了。最后来的继母就是现在这位母亲，对他并不怜爱。他常因为不听话而挨打。有了三弟以后，继母顾不得管他了，他更自由自性。同弟弟玩不到一起。大姐年纪太大，另两个姐妹还都是不许出闺门的女孩子，更不接近大哥，从不在一起，对他谈不上有什么感情。

只有父亲看重他。特意从家乡请来教书先生在家开馆。没等他念完经书，就忙着花钱给他捐了一个所谓“国子监”，其实只是一个报考科举的名义，一个资格。那时清朝政府即将崩溃，捐官的花样多得很。衙门只知要钱，好歹有钱有势就能做官。不料朝廷闹“变法”，虽然“戊戌变法”失败，可是“洋学堂”的兴起已经阻止不住了。父亲一则看到潮流趋向，二则看到这个孩子没有多大希望读书成材，恰好江西省办了一个“陆军测绘学堂”，就把他送进去。这时大哥在山西、陕西也是混进了什么“武备学堂”当所谓“督监”，大概父亲也看到天下大势文不如武了。

二哥进了学堂，穿上一身制服，照了一张相片，还有什么“同学录”一类的照相册，什么“东文读本”（日本课本）之类的油印讲义，又有石印的“报单”式的考试证件，真是风光得很，俨然是个小小年纪却大有前途的未来官僚了。

不幸二哥并不是做官的材料，习文习武都不适合。他的头

脑似乎是只能走直线,听什么都相信,做什么都不成,既不能“闻一知二”,也不能“举一反三”,不会联想,不能推理,心血来潮,或则听信了什么,就一鼓劲干到底,碰破头也不转身。他进学堂,连操法都只是勉强及格,什么课程只会死背,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唯一成功的只有一件事,这使父亲不但大失所望,简直气得说不出话。

原来清朝政府腐败已到极点,办这个学堂毫无培养人才之意,只有敷衍门面之心,不过是官僚们弄一笔公款立个衙门叫学堂以便大家瓜分而已。入学只看报名者家庭地位,不管本人,于是收罗了一批官僚子弟。这群十几岁的孩子聚在一起,好比候补官僚,学习目标除父兄之外就是“洋官”。眼前的“洋大人”是教军操和教“东文”的日本教官,恰巧都戴着眼镜,十分神气。这群纨绔子弟羡慕的正是这种神气,错误地把打扮当成了做官的主要因素。军帽、军服都一样,只差一副眼镜。于是没有多久,学生们一个个都在鼻梁上架上了金丝眼镜。二哥当然也不能例外。

父亲见他这身打扮也还满意,只对眼镜不赞成,说:“小小年纪,又不是大近视眼,戴什么眼镜?成何体统?见到长辈、上司,行礼时都要取下,也不方便。我也有点近视,可从来不戴眼镜。快取下来,不准戴。”

二哥当时答应,心中却另有主意。他回学堂以后,天天早晚在朦胧天色中总找一本洋书凑到眼前看,越看越近,没有多久,本来是轻度近视成了高度近视,配上了一对酒盅似的凹进去很深的眼镜,摘下来对面认不得人。这一来,父亲也拿他没办法,金丝眼镜陪了他一辈子。辛亥革命前,这个学堂就关了门。他的毕业文凭只是这副眼镜。什么“测绘”技术连影子也不见,日文字母认不全,立正、开步走都不成样子,只好回家当少爷,准备当老爷。

父亲还想换条路子培养他,没有来得及便去世了。大哥一

看这个弟弟毫无能耐，就打发他回家乡看守门户。他也藉此自得其乐，喝酒，吸水烟和纸烟，养鸟，养猫，也找了些年轻亲友子弟到一起“言不及义”。脸上的变化是上唇添了两撇胡子。这当然是大哥不在家时留下的。

后来他在大哥去世和分家自立以后，也曾出门找事，但几次都是落魄而归，到家一文不名，甚至行李都卖掉了。二嫂的一点陪嫁首饰经不住他几次出门就卖光了。二嫂气得生病后，拖延了几年，撒下两个女儿去世了。二哥只好在家吃地租；不够吃，先把大女儿托亲戚送到乡下一家沾亲的人家当童养媳。不多久，又把第二个女儿也送到乡下另一家仍然当童养媳。他每次当女儿这样“出门”时一人躲在厨房灶前哭，也没有人安慰他。

他剩下一个人，生活稍为好些。又有人说媒，续娶了一位老小姐。这位续弦二嫂只因幼年出天花，脸上添了麻点，以致三十岁左右才由她哥哥作主出嫁当“填房”。她却是一个能干人，但也管不住二哥。生下两个女孩以后，日子更难过了。二嫂出主意，卖掉一部分地，搬下乡去，自己种地。据说后来夫妇去世时只有五亩地，村子里认他为贫农。两个当童养媳的女儿都中年就离开人世了。两个小女儿在母亲故去前定了亲，父亲故去前结了婚，都是劳动人民。

这位鼻梁金丝镜脚眼镜的候补未成的小胡子官僚是个“浑人”，二嫂的评价一点不错。不过他并没有害过人，只除了他那可怜的大女儿和二女儿，还有三十几岁就抑郁而死的二嫂，受了他的连累。可是这能怪得了他吗？假如清朝不亡，他这样的人说不定就能当上大小什么官的。

1984年